



DE 13  
1915  
8





門口七12  
號 1915  
8

孟子卷之三

四郎中  
書之印

朱熹集註

尚  
廣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同



蹇然曰吾先子之所良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予於是

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揚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匡天下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

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

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

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

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二十



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

朝音潮隔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其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其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



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  
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定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自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憚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

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天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輩友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

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  
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  
吏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  
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  
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  
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  
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  
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  
則反以害之。無是一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

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  
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皮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

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道。逃避也。四  
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  
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  
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  
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  
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  
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  
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

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二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崇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倦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

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



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自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

情者而見其皆莫善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者石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通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求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暇可以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繆武虎反。詩。爾風。鴉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上。桑根之皮也。綱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惠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惠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

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

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

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

之使出二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二夫百畝之稅一夫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

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

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



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  
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

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

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



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

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入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

也

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

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讒疾而忌醫聲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八天下之



善而不為私也。已求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難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履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

### 孟子卷之三

###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于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曰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必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

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

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病焉。景子曰。內則

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

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



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  
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輦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囋，字書以為口，復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

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之，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好去聲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望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

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

曰餽予何為不受

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

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



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詭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

可以言與

蚘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

致猶還也。

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

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

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遠。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



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主廢臣也。輔行副使也。及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治如字。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忍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車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

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佼

乎

比必一一反。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沉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主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改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章置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幾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

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岳也。

有欲為王雷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斲反。隱幾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

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思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

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

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  
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  
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  
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之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  
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



力而後病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

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

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

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

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



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師命師放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

丑欲以一端裁之亦誤乎

### 孟子卷之四

###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平邊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

覿古覓反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為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曾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數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一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

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及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



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

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

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

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

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



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立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  
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  
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  
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

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  
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



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及。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

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友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平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釋幼子也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



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

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

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

畢戰王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廢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

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二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

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

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主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



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閩。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殽音孫。惡平聲。饗殽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殽。言當自收饗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燃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為甑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食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瀾音藥。濟子禮。反。潔侘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濇。曰鉤盤。曰雨津。瀾亦疏通之意。濟。濇。一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  
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  
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  
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  
設官而教以入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  
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  
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

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兇務而已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

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  
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  
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  
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聲。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

任平聲。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于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鵠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

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禧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

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

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聚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其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子孟子言物之不

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孟子卷一  
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祭碑以贊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匍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徂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



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眈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泚音泚。嘜楚怪反。泚七禮反。眈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

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

矣

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

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止是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能也。貫，習也。

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而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行、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

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

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

也

焉。於。屢。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文。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

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



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賈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

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

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亦反。

禮曰諸侯為籩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

八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二盆。手遂布于二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主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貝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賈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

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

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

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

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音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賈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  
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  
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  
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業。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也。食功也。

場。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場。墁。壁之飾也。毀。凡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

則以。上。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李反

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魚，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



食粟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

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

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籠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

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

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

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

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



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

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無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

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

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

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孟子卷一  
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賜貨於曾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曾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曾。虛業反。赧。奴簡反。曾肩。諂。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子路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耻。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

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由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

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也。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



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

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

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

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

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

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浦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太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一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巳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

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備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

抑止也兼弁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魚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間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最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見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嘈音曹咽音冥。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嘈蟻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

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

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魚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

也

辟音壁。纒音盧。辟績也。纒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

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



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餓者已  
頻願曰惡用是鮓鮓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餓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鮓鮓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  
輦同願與感同子六

反惡平聲鮓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  
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鮓鮓餓  
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受  
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  
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  
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  
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  
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  
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  
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